

時代
農民
命運

三部曲之一

王煥慶 著

抽搖

作家出版社

時代
農民
命運

三部曲之一

抽搐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抽搐/王焕庆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2. 6

(时代·农民·命运三部曲)

ISBN 978 - 7 - 5063 - 6310 - 5

I. ①抽…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8705 号

抽 搐

作 者: 王焕庆

责任编辑: 罗静文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420 千

印 张: 28.5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310 - 5

定 价: 3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倘若伟大的社会变革注定要付出代价,悲剧便成了一部分人难以回避的命运。然而恰是这一幕幕悲剧的发生,才使我们的时代生活在重建精神信仰的历史期待面前有望得到校正。

——作者

乡村，喧哗与骚动

——王焕庆长篇小说《抽搐》阅读笔记

《抽搐》是我近年来阅读的唯一一部描写中国乡村现实生活的小说。

整个阅读过程中，我多次不禁惊问，是这样吗？中国乡村的现在时是这样子运行着吗？这种惊异的自问源于两个因素，一是我较长时段离开乡村，早已失去了对乡村生活脉搏的把握，所谓底虚，引发的自然是不自信，被王焕庆所叙述的乡村里正在发生着的故事震惊了。再，魏家庄的老一代和年轻一代男人女人所演绎的故事，与乡村经济改革之初冯么爸在乡场上和陈奂生在城里及李顺大造屋过程中所发生的故事，真有隔世的恍然之感了；更不必说蛤蟆滩上的梁生宝和东山坞的萧长春，与他们相比较，真不知读者会发出怎样的感慨与浩叹了。

魏家庄里的生活秩序和生活氛围，既不是我记忆中的真实的乡村生活气象，也不是我此前阅读过的那些乡村小说所留下的印象，人物更是迥然不同，惊异以至惊骇就是不可避免的阅读感受了。

自以为在乡场上站立起来的冯么爸、得意于可以住旅馆的陈奂生、因能造起新屋而欣慰的李顺大以及他们的第二代，在急骤的乡村生活演变的潮流里，经历着怎样的新的又是意料不及的难题？《抽搐》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正在演绎着的故事，可否看作是冯么爸、陈奂生、李顺大们后来发生的心理秩序的流变？魏家庄里发生的三个家族两代人之间近乎惨烈的分化与组合，传导着中国乡村正在发生着的喧哗与骚动。我因此而可以触摸到时下乡村生活的脉搏。

魏家庄里喧哗和骚动的最直接表征，是三家两代原有的生活位置的变异和紊乱，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和位移中，一个起着极为突出作用的东西就是金钱。

首先是暴富的李家父子，几乎遵循着同一条道堕落。父亲李庆堂嫖娼狎妓，气死了老伴；儿子柱子四处沾花惹草，祸及家庭伤害贤妻絮儿，一个曾经温馨的家庭分崩离析水寡汤淡。金钱使魏家两代、兄弟二人反目成仇，玉财在金钱的驱使下从六亲不认到杀人掠财，着实令人惊骇；依仗弟弟在官场的特权而轻易发财的黑大杆儿，流氓无赖的本性急骤膨胀，以财掠色肆无忌惮寡廉鲜耻，落得个残酷的报复；当权者魏继明以权易钱，以权掠财，似乎反倒于世不惊，虽小巫一个，却与胡长清之流的性质并无二致。

在对金钱的追逐和“叨取一块肥肉”的种种伎俩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个灵魂的变异和扭曲：一时得手的得意，一朝跌翻的痛心，五花八门的心计，花样翻新的寻欢作乐……金钱成了粘合剂，把互相投机者粘合在一起，把各求其需的男女凑合到一张床上；金钱又似分离液，把父子兄弟亲情、夫妻恩爱顿然瓦解；金钱又如一尊铜镜，映照着一张张乍喜即悲的脸孔和舒而又抽，抽而又舒的扭变的心灵。

无须裁判金钱的意义。这是一个仅限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特定环境里已被中国人热烈讨论过的至少过时了两百年的常识性问题。读者关注的焦点不在此，作者更不在此着意。在中国农民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致富潮流里，作家王焕庆选取这个魏家庄，展示给我们的是一幅无序的骚动与喧哗的图景，透视出进入商品经济的乡村所发生的冲击道德、良知、家族和婚姻等领域的变化，以及更为深远的历史和文化之脉。《抽搐》里的人们所发生的故事，两代男女在追求生活理想的程途中的悲痛与欢乐，我们似乎在城市生活的进程中也感受到了同样的东西。这样，《抽搐》的内蕴就不仅仅局限于乡村了，起码可以说是当代

生活进程的一部流变图了。

三

《抽搐》里的几位女性，同样给我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鲜活的印象。絮儿几乎是一个圣女般的年轻女性，却遭遇了最难承受的羞耻与凌辱，被丈夫柱子染上性病又遭恶棍黑大杆儿强暴，男人堕落的罪恶由她承受了，活成一个好女人真难；凤仪始终夹在两个优秀的男子的情网里，一波一折，臻于自我完美；美娥无疑是一个最生动的女性形象，我感到作者在刻画这个女性时尤其顺畅，她的美色和她的弱点最后膨胀为一朵恶之花；作为极左政治压迫下的“臭小姐”马玉白，在获得精神解放之后又蹈入无力自救的精神泥淖，这是一个令人难以忘却的形象，引人深思的东西丰富而又深刻；小洋人身上似乎看不到爱的选择和追求，贫穷的棍子把她从遥远的山里甩到魏家庄，没有爱也没有恨，只有活命这种最本能的要求。继续贫穷的山里的亲人压迫着她，她所能利用的唯一手段就是上天赐予的姣好的肉体，她与黑大杆儿的一场钱与色的交易，可以说把古今作品中的此类丑剧演到了极致。然而留给我的却是她至今依然没有爱的生活形态，依然重复着另一种形式的抵御贫穷的最原始的手段，唤起了我心灵的隐痛；春枝成为魏家庄里两个暗中较力恶斗的男人的牺牲品，一株含苞的蓓蕾被阴谋所绞杀……

这是一组女性形象的浮雕。这是作为组成社会组成生活的另一半生灵的生存形态的大勾画。她们是我迄今为止所看到的迥异于之前所有乡村小说中的女性，是陌生的又是生动的，其鲜活逼真的个性令人惊异。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男性的制约以至于扭曲，又在各自的生活情状和个性驱使下扭曲着男人扭曲着社会。魏家庄的喧哗和骚动，是她们与男人共同制造出来的。

四

在急迫的致富欲望的驱动下，魏家庄的男人和女人骚动不安，掀起

巨大的喧哗声浪，构成了生活发展到 20 世纪末的一幅前所未见的社会氛围。在未来多少多少年之后，人们回望 20 世纪末中国社会形态的时候，《抽搐》当是一部生动的参考书。

骚动和喧哗着的魏家庄里的男女，是从极左政策铁幕下解放出来的一群穷怕了又穷急了的中国农民。其实，这种穷怕又穷急的形态和心态，不单是农民所独有的，城市里的人也是从席皮下面略好到上面，是普遍和总体上的贫穷里的小小差异而已，也是穷怕的形态和穷极的心态。因而《抽搐》的深意就超出了人们不大关注的乡村，而具备了共性的意蕴。

在实现新的生活理想的机遇到来的时候，魏家庄的男女便各择其径各显其能了。每一个男人和每一个女人的生活轨迹，都呈现着各自的心理秩序的裂变，从平衡到倾斜，从平静到紊乱。骚动就是在这种心理秩序的裂变中产生的，喧哗乃至尖叫也是这种从平衡到倾斜，从平静到紊乱的过程中发出的。人的普遍的心理秩序决定着社会秩序和社会氛围，这是常识。

决定人的心理秩序的诸种因素，诸如知识、观念、法律等，而最终的支点是道德。道德的颠覆是最后一根梁柱的倒塌。（自然，道德有文明与陈腐的不同属性，不在此议。）从《抽搐》里我看到的是观念更新造成的心理失衡，这是魏家庄男女精神复兴的标志，也看到作为人的基本道德在对金钱的追逐过程中和获得以后的颠覆和丧失。二老关的家园守望可以类比唐·吉诃德；魏玉刚作为一个全新的道德坚守者，预示着魏家庄的未来和希望；玉财道德梁柱的彻底毁弃，使法律的构架无以依附，达到新的心理平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絮儿心理秩序的紊乱是被祸及的，为其坚守的痛苦和艰难，显示着人性美的光芒；柱子的心理秩序是一个最完整的平衡—紊乱—再平衡的过程，生活造成的紊乱又由生活本身修复到新的平衡。这是人性的更新层面上的升华和进步，更值得我作为一个读者来庆贺。其余人物，各具这种从平衡到紊乱再到新的平衡历程中的欢乐和痛苦，所谓心路历程。可以预设的是，这种心理秩序的颠覆和修复的过程，不会是一次完成的，在新的挑战和新的生活现象发

生的时候，魏家庄的男女还会发生新的裂变和新的重建，人就这样更新着前进着，社会就这样组合着推进着。

《抽搐》的生动性和真实性，全赖于此，把握住了各色人物的心理秩序的变异过程，就把握住了人物的心理真实，个性自然就跃然纸上了。

陈忠实

2001年4月8日于蒋村

第一章

1

富则生闲欲。

天津以东金钟河畔这些祖祖辈辈单靠从土里刨食的庄稼人，自打走上各显本领一门心思挣钱这条道儿，就觉着时间过得不沾地皮儿似的飞快。到了一九八七年春天，魏家庄已不再是早先那个民风淳朴、闭塞、安宁的穷乡村了，除了信息畅通，经济崛起，人们的思想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一部分从没富裕过的村民突然间发了大财，便如同找不着北一般不知道应该怎样度日才好。原有的生活秩序被打破，新的章程尚未确立，于是乎便出现了令人恍惚、惊悚的混乱。这里所讲述的，是魏家庄人改革初期十年中演绎出的故事，一些村民在继续不择手段地搂钱，使日子过得越来越富裕的同时，分明也改变了活法。平日待在村里的赌博，出门在外的嫖娼，男男女女当庄子住着，若是哪天谁看上了谁，十有八九能勾搭得入了港，或贪一时之欢，或图分外之财，脱了裤子胡乱搞一回显得很很简单、非常合乎情理。干脆这样说吧，眼时下坑蒙拐骗、男盗女娼不足为奇，庄稼人开荒种地反倒成了新闻。

二老关想挣钱，承包下二百亩荒碱地，这件事在魏家庄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轰动。仍在致富路上拼搏的人叹息：“唉，这年头儿，干嘛不比种地来钱快？二老关昏了头了！”腰包已经鼓起来的大款嘲讽：“嘛玩意儿，他二老关也想发财？真新鲜！兔子能拉车还要马干嘛？”现如今，

二老关已经成了人们奚落、挖苦的笑料，因为他没本事挣钱。

二老关名叫魏继雄，年轻时和赵守信、李庆堂有过结拜之交，被人赞誉为桃园三结义。因为他排行第二，又是宁折不弯、重情重义的红脸汉子，活脱脱一个《三国演义》中的关云长，故而在老少爷们儿中早就得了个关二爷的绰号。只是如今大家不再管他喊关二爷，已经戏谑地改叫他二老关了。

若依村党总支书记魏继明，那承包合同根本用不着签。魏继明仰靠在老板台后面的皮转椅上，用他那双金鱼眼盯了盯站在面前的二老关，似笑非笑开言道：“哦，想当开荒模范？那么大一片荒碱滩，你怎么才承包二百亩？反正那块盐碱地荒着也是荒着，有能耐你包下两千亩，啥时能打下粮食，我啥时给你开庆功大会，发锦旗、戴大红花！干去吧，还签的哪门子合同！”

二老关死较真儿：“不行，你们这伙子当头儿的一个也靠不住，没有白纸黑字儿的说法，让人心里怎么踏实得了！开荒的费用，我自己出。等把地侍弄得像样了，我也不白种。承包十年，以前三年为限，三年之内不会有收益，三年以后，和好地一样，我向村里上交承包费！”听了二老关的话，魏继明惊得睁大了金鱼眼，见二老关的确是一副立军令状的神情，这才哭笑不得地摇摇头，随手在一张便签上写下了几行字，盖章时他忍不住说了句：“唉！看起来，你老哥这一回病得不轻啊！”

二老关没搭理魏继明，这类闲言碎语近几年他听得多了，过去在魏家庄他是有资格说道道儿的人，而且习惯了在老少爷们儿中指手画脚，可眼下别说闲言碎语，就是再刻薄的挖苦他也只好听着、低头躲过。但他并没就此罢休，只是把屈辱和愤怒变成了行动。

晌午，二老关刚吃过午饭家里便来了说客，他们分别是三弟兼亲家李庆堂和盟侄黑大杆儿。其实这二位说客全都不是真心来劝阻二老关开荒的，一个欲借题发挥贬低他，另一个则想趁机勾引他的儿媳妇。

先登门的是李庆堂。今非昔比，世事变迁，曾经饭都吃不饱，瘦得被人称作“三猴子”的李庆堂，如今可是脑满肠肥裤腰子已经超过了三尺半。俗话说财大气粗，李庆堂这一胖显得更神气了，那架势，站在哪儿都跟半拉桥墩似的。不知不觉中，老少爷们儿对他也改了称呼，若

在街上遇见，远远地便会尊称他一声肥爷。李庆堂当时正在赌桌上和几个老友“顶牛”，已经听说了亲家包地开荒的事，但他漠不关心。他知道，从打过上富裕日子，二哥对他这个三弟越来越看着不顺眼了。在别人面前他是爷，具备说说道道儿的资格，可唯独在二哥面前他老觉着自己这桥墩无形中矮了半截，为此心里疙疙瘩瘩很不是个滋味。后因絮儿找到牌局请他过来劝劝，他觉得再不闻不问有点儿说不过去了，况且这也是个说嘴儿的机会。他暗想：如今我李庆堂已经由瘦猴儿要饭花子变成了肥爷，哪能总让你个能耐梗训斥？于是他恋恋不舍地离了牌桌，到家里来劝阻二老关包地开荒。

二老关正坐在炕沿儿上叼着烟袋想心事，对这位盟誓兄弟兼亲家的到来没显出有多么热情，只用下巴朝靠北墙的沙发点了点。李庆堂也不介意，抻抻肥大的西服干咳一声坐了下去。

得知亲家爹光临，凤仪和美娥一前一后跟了进来，主动和李庆堂打招呼并为他递烟、沏茶。妯娌俩这一忙活，冲淡了长辈之间的冷漠。

美娥借端茶的机会用眼神儿朝亲家爹暗示，意思也是想请他劝阻公爹。二老关娶了两房儿媳妇，至今竟没分家，这样的情况在全魏家庄已经没有几户了。二老关的家教严、规矩大，别说是儿媳妇，平时连胡子拉碴的俩儿子也不敢违抗他的旨意。李庆堂会意地朝美娥点点头，转过脸问凤仪：“玉坤、玉财他们出车不在家？”凤仪答：“回来了，开车去了汽修厂。”美娥心里搁不住事儿，有些焦躁地抢着说：“他们哥俩，早晨起来出去的，中午吃饭都没见着影子，多让人着急呀！”李庆堂点上一根烟，又端起杯吹着暂时还没沉下去的茶叶吸溜儿了一小口，把脸转向依旧闷头抽烟的二老关斟酌半天问：“二哥，听絮儿说，你包了村东荒滩里的二百亩荒地？”二老关低着头应道：“嗯，是有这么一回事儿，包啦。”李庆堂很知近地说：“唉，你这个人哪，眼下日子好过了，怎么又想起去受那份罪呢？你猜大伙对这件事都怎么说？”二老关头没抬，闷声闷气地问：“咋说？”李庆堂道：“唉！咱是自己人，用不着藏着掖着。老少爷们儿都说你是……烧包儿啊。”

李庆堂故意把话说得如此直接、刺耳，使他在忐忑之余也生出了某种快感。二老关抬起头直愣愣地注视着李庆堂，狠抽了两口烟，随着烟

袋锅里那“嗞嗞”的烟油子声吐出了一缕蓝色烟雾。“谁烧包儿？眼下耍钱儿的耍钱儿、量黄米的量黄米，这种货色竟有脸说道道儿，成了好人是吧？今儿个和你照实说吧，我他娘的就是有气！”说到这里，他在炕墙子上使劲儿磕那烟袋锅内的残渣，像是清除堵在胸膛里的郁闷。

李庆堂脸腾地红了。没事的时候他不单“顶牛”，而且还经常去大垵北量黄米。所谓量黄米指的就是嫖妓，这种说法起源于吃不饱的年代。那年月庄稼汉手里没有钱，粮食乃最宝贵的东西，而黄米又是粮食中的上品，倘若量上一升黄米便能充当与窑姐儿或其他野女人睡觉的本钱，久而久之人们便把那种勾当简称为量黄米了。“顶牛”是公开的，现如今魏家庄赌博不分男女老少。去大垵北量黄米却是个秘密，万万不能叫村里人知道。李庆堂并不糊涂，年轻人荒唐似乎还有几分歪理，自己一个五十开外的老头子却丢不起那人。俗话说远嫖近赌，大垵北离魏家庄将近百里，只要用钱堵住司机的嘴就能万无一失。“要想美，大垵北。”以前只是听别人这么说，临到真尝试了之后李庆堂才相信这话的确不假。像他这把年纪的嫖客虽说免不了被妓女们讥笑、挖苦、甚至敲诈，可正因为玩儿得惬意才并不觉着吃亏。今天，他本打算以教训人的口气给二哥来上几句，没承想反被数落了一通。他心说：你个能耐梗爱怎样折腾就怎样折腾去吧，死在荒碱滩里也没人管了。但又一琢磨，他觉得今儿个既然来了，最好还是借机再贬损眼前这个能耐梗几句，于是便干咳了两声接着说：“有气归有气，怎么着也不应该拿自己的身子骨撒气呀。再者说，一包就是二百亩，旁的开销不提，光雇人干活儿这一项得多少钱？头两年肯定干赔，往后即使收下粮食又能卖得了几个子儿？你不是外人，是我的二哥，咱又是亲家，我不能不给你提个醒儿，这可是明摆着赔钱的买卖呀。”

李庆堂这一番高论乍一听是好话，但是越琢磨越有一种挖苦的意味，好像二老关四六不懂。二老关没言声，他有信心，认为只要把地侍弄熟活了，产量自然会一年比一年高，到时候不仅能把投进去的本钱挣回来，肯定还可以多赚。他总算找到了自己能干的营生。他太需要挣钱了，如今这世道没本事挣钱就说明你是白痴，是没用的人，这可比什么都让二老关受不了。有些话二老关已经不想对别人说了，尤其不愿意对

看不起他的人说，他瞅一眼沙发上肉墩似的三弟，又默默装上一袋烟抽了起来。

2

正在这时，推门进来了盟侄黑大杆儿。现如今，黑大杆儿已经堕落成了地地道道的流氓，对此人二老关早就失去了信心，尽管不清楚黑大杆儿为什么总来家里串门儿，但这小子说出的每一句话二老关听着都别扭，只是碍于当年和守信大哥的情义不好意思往外撵。

守信大哥老早就离开了人世，撇下大嫂和儿女们寡妇失业地过日子。那一年黑大杆儿才二十出头儿，母亲体弱多病，弟弟妹妹都小，生活这副担子压得他经常得靠大伙接济。关二爷当然忘不了大哥临终前含泪说过的话，其实就是没有那次“托孤”，他也不会抛下这娘儿几个不管。从那时起，黑大杆儿和弟弟妹妹便经常往二伯屋里跑，饿了吃、困了睡，把二伯家真正当成了他们自己的家。黑大杆儿的弟弟妹妹正在上学，到后来没钱买书买本儿也不向他们的哥哥伸手了，直接就找二伯解决。黑大杆儿的弟弟赵连锁念书极其刻苦，“文革”后大学刚刚恢复招生他便考上了，毕业后成了吃粮本儿的公家人，抛弃青梅竹马的英子娶了局长的闺女。没过几年赵连锁也当上了处长，把母亲和妹妹接去同样改成了吃粮本儿的公家人。这种好比登天的美事，曾经在魏家庄引起过不小的震动。黑大杆儿更非等闲之辈，在村里第一个开起了小卖部。兄弟升官以后又为他大开方便之门，单是每年冬季运煤一项他就发了。别人倒腾煤炭大多是往港里拉，卖给南方来的老客儿。而他用不着那样费事，天津市有许多供热部门，只要赵连锁一个电话买卖便成了，黑大杆儿机灵透顶，私下里给过地磅的捅点儿钱，二十吨煤能变成三十吨。他早已在城里买下了楼房，可至今一家三口仍留在魏家庄，其用心恰恰在村里那些见了钱便任他去解裤腰带的女人身上。“这年头儿，手里有钱就是爷！城里那么多大款，还能显出我？”他不止一次这么说过。黑大杆儿个子挺高，但长得又黑又瘦，纵然是挖空心思捡那些有营养的东西往肚子里填，还时不时跑到李赤脚的药架上寻摸补药吃，但四十多岁了

仍不见发福，显然是全部精华都消耗在歪门邪道儿上了。

黑大杆儿一晃荡进了屋，喊声“二伯”、“三伯”，应不应声都算是跟长辈打过了招呼。他又朝凤仪和美娥点点头，然后猫下腰习惯地用右手食指堵住右边的鼻孔“哧！”地干擤一下，用左手食指堵住左边的鼻孔以同样的方式擤了擤，这才将个精瘦的身子挨着肉垛似的李庆堂坐下。

见黑大杆儿来了，凤仪打心眼儿里腻歪，什么话也没说便转身出去了。李庆堂站起身，挺没趣地说了句：“你们爷儿俩说话，我得家去看看了。”说完也闷闷不乐地走了。这时候就听已经走到院门口的凤仪朝屋里喊道：“他二婶，茜茜该醒啦！”美娥应了一声但没马上离开。她沏了一杯茶端给黑大杆儿，两眼一碰到黑大杆儿那贪婪的目光立即躲到了别处。

黑大杆儿进门时就觉得气氛有点儿不对头，但这并不妨碍他想要达到的真实目的。他紧盯着美娥的脸接过茶杯，然后转向只顾闷头抽烟的二老关说：“二伯，听说您老想整治那片荒碱滩？”二老关端详着手里的烟袋，没搭理黑大杆儿。黑大杆儿又说：“嗨，您老都这岁数了，图的是嘛呢！”原本已经满肚子不高兴的二老关，听到这装腔作势的话立即火了，高声说：“图嘛！鸡活着下蛋，狗活着看家，人活着有嘛用？要是整天吃饱了不干正经事儿，禽兽都不如！”他说着把个烟袋使劲往炕沿上一拍，啪的一声，只见烟沫子、火星子四处飞散，那个心爱的烟袋嘴儿也被磕掉了大半截。黑大杆儿被吓了一跳，坐在沙发上眼都直了，嘴里不住地说：“二伯别生气、别生气……”美娥一边使眼色埋怨黑大杆儿，一边劝公爹：“您老可别气个好歹的，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较真儿？”她这句本想让公爹消气的话，不料又勾起了二老关的心思。二老关低着头气哼哼地说：“什么年代？什么年代也不能一门心思吃喝嫖赌、坑蒙拐骗！”然后抬起头不客气地冲黑大杆儿下了逐客令：“爷们儿，你有事只管忙去吧，包不包那荒地，是我自己个儿的事，和你没关系。”说完又把烟袋抓在手里，拾起被磕掉的半截玉嘴儿举到眼前，无奈而徒劳地往一块儿比对着。

黑大杆儿灰溜溜地出了门。美娥想起前院正在睡觉的茜茜也跟了出

来。她知道嫂子讨厌眼前这个人，也明白刚才那一声喊包含着某种提醒的意味。对走在前边的这个男人，开始时美娥有一种好奇与好感分不太清的感觉，因为每次去他家开的小卖部买东西，他准会少收个三块五块的，有时甚至不要钱就让她把东西拿走。她若不肯他就跟要翻脸似的很不高兴。当时美娥并没太介意，从娘家那头儿论黑大杆儿是她的表姐夫，从婆家这头儿论是大伯子。美娥心中暗想：如今你有了钱，少赚点儿或出点儿血也不算什么。这样一想她便坦然了，每次都忍不住捏一些糖果之类的东西塞进嘴里，有时候甚至掰下一只烧鸡腿解馋。可久而久之，美娥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了，从黑大杆儿的眼神和推让间那有意的触摸当中，她渐渐领悟到了对方的意图。美娥年轻漂亮，身材有条有绪，还长了一对出奇饱满、瓷实的大乳房。金钟河一带的庄稼人，从不文绉绉地把乳房称为乳房，也不叫奶子，而是非常形象地称其为“个个”。正因为美娥的个个大而诱人，她才在村里一群嬉皮笑脸的本家小叔子当中得了个很响亮的外号——大个个。美娥是个性情开朗的女子，不太计较这些玩笑，可是对色迷迷的黑大杆儿却不得不防。她有心拒绝黑大杆儿的小恩小惠，也想过往后管住自己的馋嘴，或者缺什么东西干脆到别人开的小卖部里去买。但是能节省几块钱，对一个持家过日子的女人所具有的诱惑往往又占了上风，因此美娥仍旧管束不住自己，照例一次次迈进黑大杆儿开的小卖部，照例不介意他触摸，照例吃他的白食。只要是不出大格儿，小小不言的碰碰挨挨由他去吧！私下里美娥自己给自己划定了“三八线”。玉财出车经常不在家，平时哪怕是白天，美娥也从不引外人进门，如今黑大杆儿总爱往公爹屋里钻，目的无外乎是寻找勾搭她的机会，对此美娥心里当然跟明镜儿似的。现在美娥开始有点儿担忧了，可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软，因此又不能一下子躲得远远的。美娥心里清楚，只要自己稍微有一点让步，黑大杆儿立马就会得寸进尺。她分明意识到，起先那种挺有趣的感觉没有了，用毛线团儿逗弄小花猫似的开心和得意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前院一排新房是玉坤和玉财的住处，这会儿院门敞着，凤仪屋里传出了田震的歌声：……每次面对你的时候，不敢看你的双眸，在我温柔的笑容背后，有多少泪水哀愁。拥抱着你 OH MY BABY，你看到我在流

泪，是否爱你让我伤悲，让我心碎……”让人听着心里难过，好像有什么念想永远得不到满足似的。美娥知道嫂子这是在听玉刚的妹妹小芸送给她的盘歌曲磁带。

黑大杆儿在大门外站下了，转过身来紧盯着美娥粉白的俏脸问：“走到门口了，你也不请表姐夫进屋去坐会儿？”他跟美娥从来都是论表亲，有意回避大伯子与兄弟媳妇之间的某种拘谨。美娥搪塞道：“我这就得去轧面条儿，他们哥俩修车从早晨饿到现在，待会儿进了门，没有现成的堵上嘴，还不急眼哪？”听美娥这样说，黑大杆儿只好自己给自己许了个空愿：“噢，今儿不凑巧。没关系，那就下次吧。”说完了，他黏黏糊糊还没有要离去的意思，见魏玉刚从巷子东边朝这里走来便压低了声音对美娥说：“你看，玉刚来了。看样子，他和你嫂子大概又撮合到一块儿了。”美娥立即绷了脸斥责：“别造谣！人家可都是正经人。”美娥不理黑大杆儿，转身冲越走越近的魏玉刚打招呼：“村长来啦？”魏玉刚乐呵呵应着，问道：“啊，来了。听说大伯想开荒，来找他聊聊。在家吗？”美娥说：“在家哪，正生气呢，村长帮着劝劝吧。”魏玉刚停下了脚步问：“哦？为什么生气？”美娥说：“哎呀，现在我们家老爷子看谁都不顺眼，经常生闲气。”魏玉刚起步一边继续往门口走一边点着头说：“没问题，我们爷儿俩最说得上来，我一劝，他保准不生气了。”美娥进一步要求道：“那太好啦，你顺便再劝劝他别包那片荒地了，一年得多少钱往里赔呀。”魏玉刚说：“这就难了，大伯的脾气谁不知道，只要是他认定的事儿，哪个也甭想阻拦。”说着，魏玉刚进了后院。

黑大杆儿继续和美娥搭讪，辩白道：“你还嗔着我说，当年他们二人那档子事，咱全魏家庄省谁不知道？玉刚这小子，放着和四爷做亲的好日子不过，非要离婚，为的是嘛？这不明摆着吗！”黑大杆儿说话惯常胡诌白咧，而且故意把魏家庄村夸大成魏家庄省，简直不着边际。他所说的四爷，就是村党总支书记魏继明。魏继明在族门里排行第四，长得五短身材，跟个黑脸包公似的，有心巴结他的人管他叫四爷，看不惯他作威作福样子的人叫他黑四儿。见美娥不言声，黑大杆儿接着说：“还有你嫂子，为了堵住别人的嘴，把干了好几年的大队会计也给辞了。